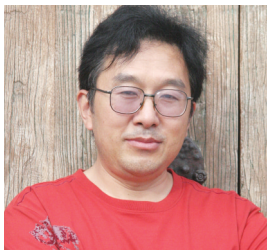


◇ 齐文齐画 冯杰专栏



冯杰，诗人，作家，文人画家。获过台湾《联合报》文学奖、梁实秋文学奖等。出版散文集《丈量黑夜的方式》《泥花散帖》《田园书》等十余部作品。

下眼皮肿

不指身体某个部位具体的病症，是人格上的一种缺陷。

脸上一双眼，若下眼皮肿了，下面肥大，自然不能往下垂落，得往上看才舒服。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就是“往上看”。

说某某是“下眼皮肿”，多是从人格上对一个人的定性，专指那些向上司或当官的谄媚奉承之徒。和前篇所述的“小舔”一词近似。

北中原多看不起这类人，人们从内心鄙视。留香寨有的人家为孩子说媒，眼看要说成了，女方想打听一下男方状况，不料谁在村里横出一杠：“这一家孩子好是好，就是大人有点下眼皮肿。”单凭这一句，喜事一准告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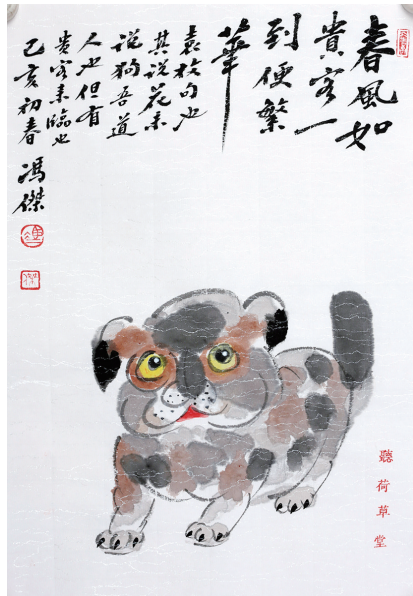
有时人活的还是个脸面。

还有第二个词与此近似，叫“鸬鹚眼”，就是鸽子眼睛。

为验证这句口语，我留意观察过乡村的鸽子，果然鸽子也多往上看或斜看人，也含有点“下眼皮肿”的神态。两个口语若连成一句，语气加重了，是“这人长一双下眼皮肿的鸽子眼。”

以上乡村词汇，背景都需要黑白照片般往年旧事。延伸到当下，一个单位或一个团体，都有一些“下眼皮肿”者，我工作过几处单位，从乡村到小县城，见过此类。领导也多喜欢此类人，有他们在，活着心里舒服。一如二月十九古会上戏文里乾隆看待和珅的心态。

这一棵睫毛有点扯远了，扯远在所肿的眼皮之外。



且微醺

微醺。造出这个“醺”字的祖先必定也是位好酒之徒。“醉”实在不好，拆字来看就酒醉得死了一般，或颓靡或妄语，行止无法自控，若再加以身体上的反应，就更招人烦了。“醺”才是刚刚好，仍可笑语晏晏，甚或原本板正之人也添了几分生趣几点魅惑，披了一肩月似的，莹莹有光。

你只觉得看天天蓝，连夜空里都浮着轻云，月亮遮着半边脸对你含情脉脉。远远近近的霓虹都晕着一圈光，在夜里暗香浮动。酒造出一个浮醉的人间，你在里面微醺着，恣肆地快乐！

酒是好东西。比如孔乙己，穷得只剩几个大钱，也得排出来温一碗黄酒要几颗茴香豆站在柜台前沾着豆就酒喝。黄酒就是一出戏，西皮流水，长腔短调，咿咿呀呀唱着。几个世纪了，那些才子佳人的故事犹能将你溺在里面，拔足不出。黄酒又须陈年，时间一跌宕便浑厚了，波澜暗藏。

黄酒最宜天寒，中秋或冬至都好，前者有月，后者有雪。东坡中秋月下怀子由，才有了“把酒问青天”，太白月下独酌微醺时便举杯邀月，明月助酒性似乎是天理。唯欠了的是，明月可照人孤独。还是白乐天适意，见晚来天欲雪便生起红泥小火炉，煮了绿蚁新醅酒，书一小笺问

刘十九，“能饮一杯无？”姑且不论古时的压榨酒是否就是黄酒，夜比水凉，温一壶酒招一二好友，总是温暖些，你不见“对影成三人”里刻了多少蚀骨的孤独？

就是雪夜了，一小坛子黄酒一定得是绍兴产，运河畔谁家门前老樟树下埋了十余年的女儿红，酒铺里自酿不掺一些假的加饭酒，最不济也得古越龙山的花雕或太雕。袁枚说：“绍兴酒如清官廉吏，不参一毫假。而其味方真又如名士耆英，长留人间，阅尽世故而其质愈厚。”于饮食上，随园老人不是可苟且之人，我也不是。

黄酒得温着喝，自然因为天寒，大约也为黄酒里存了岁月，不自觉就醉了。《红楼梦》第八回里，宝玉在薛姨妈处讨冷酒喝，薛姨妈赶紧阻住：“吃了冷酒，写字打颤儿。”宝钗也笑：“宝兄弟，亏你每日家杂学旁收的，难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热，若热吃下去，散发就快，要冷吃下去，便凝结在内，拿五脏去暖他，岂不受害。”

黄酒是稠而厚的，将年月搁在了里头，搁的年成越多越浓稠如药，可治病了。治忧伤寂寞孤独相思失恋，怀才不遇人生多舛，百般心病一醉了之。李白又发话了，举杯销愁愁更愁，那是独自喝闷酒喝到颓醉。

喝酒还是呼朋唤友的好，再煮几个小菜，蒸一屉大闸蟹。有人爱在黄酒里搁姜末略烧开，说是螃蟹性寒，姜酒好驱寒。其实，这好比好酒掺了水，不但味寡了，还添了好些古怪。就好比吃蟹，有人要大卸八块以油盐豆粉煎炒，李渔却道色香味全失了，这是妒忌蟹的美味和美观才来多番蹂躏。他主张：“凡食蟹者，只合全其故体，蒸而熟之……则气与味纤毫不漏。”这显然是个可爱的老头，比袁枚捧出的整本《随园食单》更得真味。他二人倒有一点相似，爱酒而不嗜酒。李老头说：“不好长夜之欢，而好与明月相随而不忍别。”袁老头说：“酗酒者，不能知晓酒味的美恶，辨别是非曲直。”

继续说温酒，黄酒同样须留本味。记得小时候家里有一个锡制温酒器，中间一个小酒壶，外围似小坛子，热水就倒在里面。大约金属导热快，小酒壶搁进去一小会儿酒便温热了。

这会儿要寻老锡器是不得了，隔水略烫一烫酒喝吧。烫过的黄酒绵软，一股子暖香，像温良的妇人坐侍在侧，不知不觉你便微醺了。几个损友持螯饮酒，参着各路野狐禅，窗外朔风鼓荡雪粒散乱。你微眯着眼哼着小调，谁要侧耳过来仔细听听，咿咿呀呀只听得两句——则为你如花美眷，似水流年。

时光也酿得好生醇厚。

◇ 营闲事 王亚专栏



王亚，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，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白杨萧萧

白杨树大约是我见过的生长得最专注的树了。树干挺拔向上，像毛笔的中锋。那些丫枝里，没有一个是逃兵。看着那样统一步调的丫枝，在主干的统领下，奔向同一个方向，会让人心底涌起“忠诚”两字。

和白杨相比，感觉南方的树木是娇生惯养生长出来的。南方有佳木，这些佳木们枝叶蓊郁，八方伸展，一副柔媚多情的姿态。而白杨呢，它大约是乔木中的君子，行坐端庄，穆穆有君子风。

以前读到“白杨多悲风，萧萧愁杀人”，我以为白杨秋风是一幅仓皇晦暗的画面。“萧萧”是白杨在风里落叶的声音——长风浩荡，秋色肃杀，和落叶一起沉寂于大地的，还有永不复返的生命。《古诗十九首》里，白杨就这么萧条冷落，似乎一直在很悲剧地落叶子。

后来做中学语文老师，给学生上《白杨礼赞》，依旧将信将疑，以为作者是怀着主观偏见，生生把晦暗苍凉的白杨给提亮了。直到亲眼看见白杨，才惊觉白杨原来不那么萧索。

在新疆，在秋日朗照的天空下，看到

水渠边的一排白杨树，我竟然也和20世纪四十年代初的茅盾先生一样，是惊奇地叫了一声。白杨实在英挺，是纤尘不染的那种英挺伟岸。

我喜欢白杨，喜欢它的这种自律、干净、疏朗与简洁。它就像人群里难得一遇的谦谦君子，儒雅、低调、谦和，懂得节制欲望和情绪，与攘攘尘世总是保持一段距离，可是又是有力量的。

白杨入画。但不是中国水墨，而是西洋油画。在西北无边无际的阳光下，白杨被照耀得通体明亮，气宇轩昂。叶子翠绿，树干纯白，色彩饱和度强。而西洋油画，用色饱满，适宜画白杨。在油画框里，白杨用枝干和茂盛的叶子，来表达阳光醇厚，表达天空高远。

去交河故城时，我在吐鲁番的一条路边停下，特意下车，亲手抚摸了一棵白杨。

交河故城是唐朝的安西都护府遗址，地址在吐鲁番。安西都护府是唐代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，首任都护是乔师望，他是唐朝将领。后来，接乔师望都护之职的是郭孝恪，郭孝恪击败龟兹国

后，把安西都护府从交河城迁到了龟兹，即今天的新疆库车县。此后，安西都护府在唐蕃战火中几失几守，最后府衙在龟兹基本稳定下来。

王维有《送元二使安西》：“渭城朝雨浥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王维诗里的安西，已经是位于龟兹的安西都护府了。

在唐代，从长安望向安西都护府，那是山长水阔，黄沙漫天。那些远赴西北镇守边塞的文武官员，那些从长安出发、迢迢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商贾，那些鞍马风尘夜夜望乡的中原士兵，一定在不遇故人的孤独中，用白杨的葱茏喂养着乡思和希望。

“瀚海阑干百丈冰，愁云惨淡万里凝。”边塞诗人岑参写出了边地苦寒却也雄奇的大观。那时，怀着建功立业的志向，岑参第二次出塞，新的守边人来了，老的守边人回去，一拨拨人马轮换，用人的颠沛换国之长安。

当春天来临，交河故城的城墙下桃花盛开，一千多年前的春天，白杨也在春风里萌发新叶。我想，那些一拨拨来过西北、驻守过西北的人们，是否于深深孤独中，慢慢就散发出白杨的气质？

◇ 早尔志院 许冬林专栏



许冬林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散文作品发表于《十月》《散文》等刊物，著有散文集《日暮苍山远》《养一缸荷，养一缸菱》《忽有斯人可想》等十部，及长篇小说《大江大海》等。